



舞剧缘何日益繁荣

——写在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评奖闭幕之际

◆ 罗怀臻

意的创作,风格鲜明的舞台艺术呈现,是当代青年舞蹈家向历史的一次精神采风与心灵回眸。

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是当下文艺作品的创作风尚,也是赢得以当代年轻人作为文化消费主体的方式方法。本届荷花奖终评由广州歌舞剧院出品的《英歌》和东方演艺集团等单位出品的《孩儿枕·家和兴》,即为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向现代都市流行文化成功转化的优秀作品。越传统,越现代;越地域,越国际;越个性,越流行。广东风韵的《英歌》和河北风情的《孩儿枕·家和兴》正是现代文化传承传播意识生动鲜活的艺术写照。

由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出品、上海戏剧学院等单位联合创作演出的《雷雨》是唯一代表上海参评的舞剧。曹禺先生创作的话剧《雷雨》剧本自1934年发表以来的90余年间,包括舞剧在内的各种不同舞台艺术形式的改编已不计其数,此次上海舞剧的改编被舞蹈家辛丽丽称为“最具海派气质的创作”,辛丽丽所称道的“海派气质”即时尚气质、经典气质与人性气质,而这正是舞剧《雷雨》改编与表演不同于以往的独特魅力所在。舞剧《雷雨》不再着力于社会阶层之间彼此对立的“傲慢与偏见”,而聚焦于特殊年代、特殊家庭、特殊人物关系间的人性欲望的发掘,具有一种比现实更现实、比真实更真实、比人性更人性的艺术感染力。

全国范围内的好舞剧还有很多,进入荷花奖终评的6部作品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冰山一角”,未能入选的优秀作品姑且称之为“遗珠之憾”吧。

荷花奖终评期间举办的3场论坛,无论在研讨会上还是在网络上,时常有观众热情提问:在舞台演出市场普遍平淡的情势下,舞剧演出市场何以“一枝独秀”,且繁华持久?对此,多位舞蹈家作出了精辟回答。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强调了舞剧能持续繁荣的三方面原因:一是舞蹈界是开放的,不仅创作观念开放,人才观念也是开放的,舞剧创作随时随地欢迎圈外的编剧、导演、音乐家和舞台美术家加盟,视他们为知己、为朋友、为战友,绝无孤芳自赏的门户之见。二是重视年轻编导核心骨干的代际培养,今天

支撑舞剧创作的中坚力量大都是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出生的中青年,在舞蹈界绝无倚老卖老、论资排辈的保守风气,大家为年轻人把舵,为年轻人叫好,为年轻人诊脉,以年轻人的“出人头地”为荣为傲。三是全行业越来越意识到舞剧之“剧”的作用和文学创作对舞剧与舞蹈内涵支撑的重要性。“舞剧”者,“舞”为“形”,“剧”为“质”,大到一部舞剧,小到一个个小小的舞蹈片段,都离不开内在的结构,离不开看不见摸不着却如盐入水无所不在的思想与情感的表达。为此近年来,舞剧创作一面向文学经典致敬,一面请当代优秀作家、剧作家加盟,与此同时,积极培养舞蹈界自己的年轻编剧。上述三点,既是舞蹈界长期反思、居安思危的结果,也很值得其他艺术门类的创作和发展借鉴。

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评奖日前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落下帷幕。6部近年新创作的舞剧于8月6日至21日的半个月里,在同一剧场进行了评奖演出。台上精彩纷呈,台下座无虚席;场内争奇斗艳,网上热议不断。评奖演出期间还举办了向上海市民开放的3场舞剧论坛,更是将荷花奖评奖与当代舞剧发展的话题引向圈外,引向纵深,引向大众与未来。

本届进入终评的6部舞剧新作,整体上延续着当代舞剧创作高位行走的强劲态势,6部作品虽题材风格迥异,但都代表着近年舞剧创作的较高水平,折射出舞剧创作坚持守正创新、积极呼应时代、热诚拥抱市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其中,北京歌舞剧院出品的《破冰》最有可能成为继《朱鹮》《永不消逝的电波》《孔子》《红楼梦》《只此青绿》《牡丹亭》等“出圈”舞剧之后的又一部受到市场青睐的“爆款”。《破冰》改编自电视剧《破冰行动》,以表现缉毒战线公安干警的生死奔赴、热血悲情为主旨,恰如作品所提炼的主题“我背对着你们,因为我面朝黑暗”。作品以冷峻、刚毅、雕刻般的人物塑造和生动的群像展示,以

久违了的男性刚劲舞蹈审美为特征,一扫近期某些商业气息过于浓厚的舞剧所表现出的浮躁、浮华与浮巧的阴柔之风,其在同类题材的舞台剧创作包括话剧、戏曲在内的演出中明显地超越了以往作品的思想高度与感情深度。

另一部由无锡歌舞剧院出品的现实题材作品《10909》,则在表现科技题材和表演深潜下潜两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创新,将一种舞台表现的不可能转化为可能,将一种舞蹈表演的难点转化为亮点。尽管是一个地市级小团,却显示出舞蹈家努力开拓艺术表现与肢体表演新疆界的高远志向,而这种顽强开拓的精神又与《10909》所表现的内容形成互证,因而观之与思之都不免动人。再过数日的9月3日,将举行反法西斯战争与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庆祝活动,值此当口,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联合出品的《杨家岭的春天》,便是把一代青年包括文艺青年放置在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时代背景下,表现他们对于革命理想和延安的精神与身体的双向奔赴。那些看似没有故事的生活片段,却又无处不是生动鲜活的故事,只不过它需要调动我们的想象去填充。充满诚

2025,我们还需要莎士比亚吗?

◆ 黄丽珈

2025年,AI、短视频、爽剧,各种更适合社交化的数字媒体深刻地影响着这个时代的受众。全球的影视业都在受到各种新奇文化形式的冲击,好莱坞也没有了经济上行时期的蓬勃,那么诞生在400多年前的莎士比亚戏剧还有生命力吗?打开大麦、猫眼,你搜莎士比亚,会看到今年有多种形式的莎士比亚作品上演,其中由英国伦敦Donmar Warehouse制作的《麦克白》,在传统小剧场中,以全新方式演绎了对当下莎士比亚的理解,也让我思考:为什么在数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莎士比亚?

这是一部由NT Live出品的戏剧剧场电影。这个只有251个座位的小剧场,以演出宏大历史剧而闻名于世,也是英国早期工业遗产戏剧化重生的典范。其前身是19世纪啤酒仓库及香蕉催熟仓库,在1977年改建为剧院,建筑完整保留了裸露的砖墙、木质桁架等结构,达成一种粗犷美学的视觉感受。剧场三面环绕舞台,没有传统台口,演员与观众距离仅3米,营造出极强的沉浸式戏剧体验,当你看到宏大叙事中的历史人物、深刻事件、杀戮、争吵、打斗等激烈的表演,冲击力无与伦比。也因为剧场本身的条件,戏剧舞台有了更多的可塑性。

《麦克白》的舞台采用黑白布景,简约的哥特式风格,阴郁冷峻。黑色的苏格兰裙和套头衫将古典与现代美学相融合,为这部讲述贪婪、谋杀与欺骗的故事带来冷静而诡异的氛围。在音效方面,本剧采用双耳录音技术,现场演出时观众需佩戴耳机,剧情中的三女巫只在耳机

中以声音的形式出现。女巫预言和战场厮杀的声音环绕耳边,深入麦克白的内心世界,强调心魔与人性的较量。演员的低语声在耳机中被清晰呈现,也为表演开启了新的声境。新的科技手段和导演手法增强了观众的心理沉浸感受。虽然在电影形式中,这样的剧场还原度不高,但是通过镜头的巧妙切换、演员面部表情的特写、舞台背景后人物的突然出现等画面效果,以及三女巫独特声线的神秘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无法亲临剧场的遗憾,也极大地勾起观众亲临剧场的渴望。

“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

从《麦克白》这部作品本身来看,它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他原本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但在野心和欲望的驱使下,逐渐迷失自我,走向了罪恶的深渊。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挣扎,既渴望权力,又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愧疚和恐惧。这种对人性的深入挖掘,让观众在观看时仿佛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和挣扎。这些《麦克白》中的经典台词,只是莎士比亚极具个人风格与文学价值的文本的一部分摘抄。优美又诗意的语言充满了丰富的意象和隐喻。尤其是在电影这样的艺术形式中,配合演员的深情演出,深刻地表达了人物内心的复杂世界,也让人在回味与语言的留白中获得个性化的审美提升。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面临各种选择,也会有内心矛盾的时刻,《麦克白》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让



我们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麦克白》的故事虽然发生在400多年前,但其中所探讨的主题,如对权力的渴望、对命运的叩问、道德的挣扎等,却具有永恒的人性价值。

莎士比亚的戏剧文本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无尽的创作灵感。不同的导演、演员对他的作品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他们通过创新的舞台设计和表演方式,赋予这些经典作品新的生命力。艺术家们既能深入挖掘其原始文本的永恒主题,也可以通过更大胆的现代表达与之对话。剧场演出的地域局限性,通过更灵活的电影形式得以突破,小众的经典历史题材在大屏幕上延续跨时代的生命力。在这个快速发展、文化多元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莎士比亚。正如Donmar Warehouse制作的《麦克白》所展现的那样,莎士比亚的戏剧依然能够在当代舞台上绽放光彩,吸引着无数观众走进剧场,感受经典的力量。

从一个人的故事走向全人类

◆ 包慧怡
——本越读越厚的书

十五年前,我在翻译美国小说家保罗·奥斯特的长篇《隐者》时,译到过这么一行:“简直像把《芬尼根的守灵夜》翻译成汉语”——主人公以此形容古希腊诗人“晦涩者”吕柯弗隆的现代英语译本,言其佶屈聱牙。确切地说,由于奥斯特写作《隐者》(2009年初版)时,世界上并不存在《芬尼根的守灵夜》的汉语译本,奥斯特的言外之意是,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

已去世的奥斯特不可能预见,2025年8月,中国真的诞生了《芬尼根的守灵夜》的简体全译本,还是以一切翻译中最“不可能”的译法:不仅在正文中用不同字体区分主要释义和绝大多数字词的平行释义,更在对页的注解中逐条给出该词在各语言中的衍生义项(全书注释多达41856条,仅第一章就有1878条)。这是一种极具挑战译者学养和语言能力、挑战读者阅读习惯,也挑战已有编校惯例的翻译法,对于《芬尼根的守灵夜》这样每个词都多义、变幻、开放、不稳定的“天书”而言,这似乎又是最大程度保留作者初衷的译法。选择这种译法使得全书的翻译比写一本研究论著更难,因为无可省略,无可逃避;同时也需要译者对乔伊斯的写作理念和风格有深刻的理解和认同,在此基础上,为本激进的实验之书选择同样激进的翻译策略。深耕乔伊斯研究几十载的戴从容正是这样一位有魄力的研究型译者。乔伊斯写《芬尼根的守灵夜》前后用了17年时间,戴从容把它译为中文并逐词详注则用了18年,可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作为乔伊斯最后一部重要作品,《芬尼根的守灵夜》凝聚了他全部的文学野心和突破语言极限

的尝试。主人公夫妇HCE和ALP及其众多分身的经验,也分层次传递了从岛屿走向世界、从一个人的故事走向全人类的故事(Here Comes Everyone)的主题。全书结构复杂却又首尾相衔,章节框架与意大利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柯《新科学》中的历史四阶段遥相呼应,复调式的行文处处离心却又暗含向心潜能,枝蔓丛生却又逻辑缜密。其语言风格就如爱尔兰国宝级手抄本《凯尔经》(乔伊斯羁旅途中常年将复制件带在身边)中的首字母装饰般,以怪诞修正着常态,以偏离刷新着路径,每一个义群的终点同时是下一个的起点,构成一种最大程度上邀请读者参与解码和阐释的开放文本群。当爱尔兰的国民啤酒健力士(Guinness)被乔伊斯

拼写作guinnesses,《创世记》(Genesis)之文本就从一品脱杯顶的泡沫中幽灵般浮现。

深谙“作者”-“权威”(author-authority)共生关系之不可靠的乔伊斯,有意识地向正字法时代甚至是前印刷术时代的文本流动性致敬。那些由“同音异文”“誊抄讹误”“拼写不一”等手段合成的、约占全书百分之七十的乔氏“自创词”,鼓励着读者将一本书越读越厚,而不是越读越单薄。现在,这个三卷全译注本为汉语读者呈现的不仅是冰山浮出海面的部分(以小四号宋体排印的正文),更是海洋深处的层层冰体和多重气泡(用其他字号、字体、识别符排印的异文和注释),使得整本书在小说之外,还呈现一种百科、词典与经注集成(midrash)的多元面貌。“不可能的任务”不仅成了现实,也为全世界的乔伊斯读者提供了一种在新语境中进入异质文本的全新可能。